

夏汉志 / 著

矮奴

一个大唐袖珍小男人的苦难传奇

ANNU 矮奴，一切的缘起，

皆因那个充满血泪的残酷的进贡制度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朱安奴

一个大唐袖珍小男人的苦难传奇

ANNU 矮奴，一切缘起，

皆因那个充满血泪的残酷的进贡制度

夏汉志 /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矮奴：一个大唐袖珍小男人的苦难传奇 / 夏汉志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378-3644-9

I. ①矮…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20656号

书 名	矮奴——一个大唐袖珍小男人的苦难传奇
-----	--------------------

著 者	夏汉志
责任编辑	刘文飞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营销部) 010-58200905 转 801 (北京中心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8200905 转 802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50mm 1/16
字 数	376 千字
印 张	20.5
印 数	1-6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644-9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年进送，号为道州任土贡。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离，老翁哭孙母哭儿。一自阳城来守郡，不进矮奴频诏问。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吾君感悟玺书下，岁贡矮奴宜悉罢。道州民，老者幼者何欣欣。父兄子弟始相保，从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民到于今受其赐，欲说使君先下泪。仍恐儿孙忘使君，生男多以阳为字。

——唐·白居易《道州民·美臣遇明主也》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章 人间悲剧	003
第二章 地狱山庄	005
第三章 巨蟒惊魂	017
第四章 苍天垂泪	028
第五章 暗室机密	042
第六章 王爷阴谋	052
第七章 官场奸斗	060
第八章 巧妙贡试	068
第九章 惨绝人寰	077
第十章 深闺痴狂	093
第十一章 姐妹情毒	107
第十二章 神秘巫师	118
第十三章 处子春心	130
第十四章 恐怖怪兽	142
第十五章 灵异白狐	154

第十六章	被迫成妾	165
第十七章	龙潭杀戮	176
第十八章	名门官妓	189
第十九章	客栈鬼影	200
第二十章	石人之谜	209
第二十一章	奇联绝对	218
第二十二章	血溅坟丘	226
第二十三章	午夜尸变	238
第二十四章	变态皇妃	248
第二十五章	恶有恶报	258
第二十六章	阳城罢儒	270
第二十七章	皇朝危机	281
第二十八章	巧治贫疾	290
第二十九章	花落青州	300
第三十章	决战泰山	311
后 记		321

夜晚，一道凌厉的闪电划过，狂风大作。顷刻间，一场瓢泼大雨淹没了整个皇城。

这场突然而至的暴雨，让素来迷信的隋炀帝杨广隐隐感到是个不祥之兆。难道是因为自己要求各郡守进贡身体矮小、能言善辩、精通音律歌舞杂技的太监这一旨意触犯了天神？

他冲出殿外，拔出宝剑，指向苍穹，谁敢动我！

话音刚落，大雨骤停，遥远的天际，露出一颗残星。

他得意地收剑，大骂，苍天不过如此尔，也惧我杨广威震八方也！

萧皇后从后宫匆匆忙忙地跑来，向他哭诉：“皇上，大事不好，我们的翡翠公主不见了，宫人已寻遍皇城，依然未见踪影。”

翡翠公主是杨广百般疼爱的一个女儿，年方十五，冰肌玉骨，国色天香，对诗画颇有造诣。

公主失踪，杨广大惊，当即传旨御林军，火速出城搜寻。御林军接到御旨，连夜出城搜寻，但一连寻了三天，也未见公主的一个脚印。

杨广不甘心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失去了翡翠公主，他严令将军莫向北不惜一切代价找回公主，否则，拿他人头祭公主芳灵。莫向北回家辞别父母，领命而去。

失去爱女的萧皇后整日以泪洗面，顾不上什么皇后威仪，开始扮作一个村妇，偷偷到街上请道士卜卦。

一天下午，她遇上了一个自称江湖第一神算的瞎子，此人一身道袍飘逸，外貌奇特，无名无姓，只叫人喊他“瞎子”。

凡奇人必有奇技。萧皇后没多问瞎子的来历，只管编个谎——说自己女儿失踪了，具体时辰为某日某时某刻，恳请瞎子指点方向，早日找回。



瞎子掐指算了算，仰天长叹，天意啊！

萧皇后不解，问瞎子，是何天意？

瞎子摇摇头，天意不能言于凡人，只能言于皇后。说着，瞎子从怀中取出一块红绸，在上面画了几下，然后放在萧皇后的头顶，猛吹一口法气。那红绸立时飘飘摇摇，飞上天空，究竟最后落在了哪儿，谁也不知道。

回宫后，萧皇后跟杨广说了今天的奇遇。杨广听了，哈哈大笑，说皇后怎么也相信这些骗人的把戏，一个瞎子，眼前一抹黑，能知道什么天意。我这就派人把他抓来，治他个妖言惑众之罪。

萧皇后疼女心切，急忙阻拦，说这样有违天意，恐对女儿不利，还是放过那个看似有些道术的瞎子吧。但杨广生性残暴，当下传令御林军速去追上那瞎子，将其乱棍打死。

御林军领命去办，很快就在城外的黄坟岗拦住瞎子。领头的说：“瞎子，皇帝老子要你死，我们也没办法，要怪只怪你能掐会算。”

瞎子哈哈大笑：“天意！天意啊！”

数百御林军哪肯听这些，一顿乱棍打了下去。奇怪的是，等他们停下手，却发现瞎子已无影无踪。正当他们疑惑，天空一道闪电掠过，顿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可怜一个个御林军，还没顾上抱头逃命，有的被雷电劈死，有的被暴雨冲走，剩下的一个回去报信。

萧皇后听了，立时昏死过去。

杨广大怒，好你个瞎子，临死也不留好，偏给我用法术弄来这场暴雨，看我不除了你祖宗十八代。当即下旨，凡知道瞎子家乡何处者，赏金千两，但半月过去，没一个人来举报领赏。

渐渐的，杨广淡忘了瞎子的事，把注意力转向寻找矮奴和翡翠公主的事情上来。他暗骂，好你个混蛋莫向北，一去多日，竟然连公主的半点音信也没返回，看我不给你点颜色！当即吩咐御林军，把莫向北的父母姐妹抓来，吊死在城楼。

凡从城门路过的，无不对杨广的恶行愤怒至极。

从此，莫向北消失在茫茫人间，生死不明。人们纷纷传说，有的说他出家了，有的说他可能被杨广派人追杀了。但莫向北究竟去了哪里，成了一谜。

公主失踪事件不久，杨广就把此事忘在脑后，继续严令各郡务必在一个月内找到灵秀矮奴，否则，满门抄斩！

各郡守一个个提心吊胆，忙得衣冠不整，每日晨昏痛骂。天哪，哪有这般矮奴，去哪儿寻找这等奇才！

一日，南楚永阳县令正在辖内督巡，忽有一里正来报，说他们那儿有个叫王义的侏儒奇才，此人不但口齿伶俐，能言善辩，且身体灵活。春夏秋冬，一人靠街头卖艺为生，说的笑话，能让死者活了，悲者喜了。若问他身世，家中赤条条就他一个。

县令大喜，遂以皇上有赏之名，将王义抓来，言于利害。可怜天地间无比弱小的王义，自知去皇宫便是进了牢笼，但他一个侏儒矮人，哪有能力逃脱县令的魔爪，更甭想与其理论了，嘴皮子再好，就凭这小狗一样的身材，就是他不同意，县令也照样将他献给隋炀帝！

入宫后，隋炀帝见王义矮小可爱，甚是喜欢，每日里，让其侍奉一旁，赏玩不够，就连乘龙舟游运河，也把他带在身边，取乐开心。

群臣们看皇上得一矮奴，如获至宝，整日玩得甚欢，便暗生鬼胎，准备四处搜罗一批矮奴豢养，这样，既可以显得和皇上一样“高贵”，以炫耀门庭，又可以培养矮奴献于皇上，岂不是既可以保官又可以升官，极致的荣华富贵，哪个凡尘俗子不贪！

但是，这样的矮奴哪儿有呢？他们联想到，既然永阳出了个王义，那这地面上就肯定还有更多。于是，他们派出大批家丁前去搜寻购买。

渐渐的，当地官员开始拿这当成了“特产”，一旦发现合适的矮人，立刻抓来差专人献于京城的文武大臣。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这样，既寻了主子有了靠山，又有机会获得升迁。真是笔仕途之路的好买卖。

杨广闻悉，责令永阳，日后发现灵秀矮奴，必先进贡朝廷。从此，永阳向朝廷进贡矮奴沿袭成了一个传统。



.....

以至恶习发展到唐朝,皇上竟下旨将此地设为道州,并以制度的形式,把进贡矮奴称作“任土贡”,要求道州每年贡一人,否则,罢免州官。

可是,年年进贡,道州地面也就巴掌那么大,去何处寻找这么多灵秀矮奴。于是,一个接一个的州官,为了保住荣华富贵,为了逢迎皇上以求加官晋爵,便开始丧尽天良,用人间最残酷的手段制造矮奴。

每年三月,州官严令各乡里正,必须选出一个聪明伶俐、身高不足三尺的灵童送到州府,否则,加征赋税劳役。

惧于官威,各乡里不得不昧着良心助纣为虐。不过,面对每年选出的几十名灵童,该送谁的,不该送谁的,成为一件异常头痛的事,乡民和里正为此大动干戈。最后,决定采用抓阄的方式以示公平。各乡里正先把选出来的几十名灵童集于一堂,然后从编好号码的纸团中挑选,决定各乡的该是哪一个。待各乡的里正选出了灵童,就会有兵丁把这一个选出的灵童抱上几辆蒙着黑布的敞篷马车,扬鞭催马,驶向州府。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抱上马车而自己无能为力的亲人们哭天喊地。声声呼唤,挡不住罪恶;滴滴血泪,救不下孩子。老翁哭孙,哭得死去活来;父母哭儿,痛断肝肠!苍天动容,洒下阵阵怜悯的雨。大街上,哭声、骂声不绝于耳。人世间,这是何等残酷的骨肉分离!

一个个天真可爱的灵童,瞬间成了如小狗小猫一样的动物。马车渐渐消失在一片蒙蒙泪雨中,一个个灵童的哭喊像一把把锥子,穿过田野的遮蔽,一次次刺痛亲人的心!许多父母或上吊自尽,或吞砒霜而亡;更有那老翁疼孙心切,哭瞎双眼,撞死石墙。

一个个人间悲剧,就这样上演。血泪,一滴滴渗透进道州大地。

等一个个灵童被运进州府,州官忙吩咐家丁,把一个个事先烧制好的特殊陶罐置于院中,然后焚香祷告,求老天保佑,希望制造矮奴一切顺利。随后,州官把一个个灵童抱进陶罐,开始制造矮奴。

一切完毕,州官开始给早就培训好的家丁派任务,每人负责一个,谁看管的矮奴病了、死了或者逃了,将被处以六百鞭刑,打死活该,打不死算你命大。所有领了任务的家丁每日里各司其职,认真培养矮奴。确切地说,是监造矮奴。而有了这么严苛的制度,州官便每日吟诗赋词、赏花玩鸟,不亦乐乎。

待灵童长到十岁左右时,请学堂先生和江湖艺人等传授文治武功;等灵童年满十六岁,便挑选文才和技艺优异者进贡给皇上。剩下的,悄悄献给朝廷大臣。

从此,道州一些有财有势的大户人家也开始纷纷效尤,“培养”上品矮奴进献给达官贵人或将相王侯,以求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就这样,一个个无辜可爱的儿童惨遭毒手,在陶罐里失去了正常的生长能力,个个骨骼清瘦,患上了民间俗称的“截病”,成为矮奴。

在封建王朝,穷人命若草芥。每个帝王都标榜以仁爱治天下,可唯独对一个个弱小可怜的侏儒、矮奴,毫无仁爱之心。

一日，道州龙潭乡的大财主林镇南外出访友，路上偶遇多年未见的好友邓杰，畅谈良久。林镇南感慨地说，自己虽进士出身，学富五车，家财万贯，可空有一腔豪情，却不曾被朝廷任为州官，实为可叹可恨！

而事实上，林镇南十九岁中了进士，二十岁就被朝廷任为吏部员外郎，后因酒后误事，被革去官职，贬归道州。从此，他空有员外郎的名分，在道州经营自己的林家山庄。二十几年来，他每想起此事，就顿觉压抑，遗憾自己偌大的抱负未能施展。

邓杰闻听，哈哈大笑：“林员外，这有何难，只要你肯舍得花些银钱，一切都会如你所愿。”林镇南不解，急问邓杰有何高招，愿闻其计。

邓杰微微一笑，两眼盯着林镇南仆人肩上的钱袋，像是要勾出钱来。林镇南知道邓杰从小就贪财，便转身吩咐仆人拿出十两银子给他。

邓杰接过银子，心花怒放，立刻告诉林镇南：“你没听人说吗，家有矮奴，可换州官。员外不妨也买一个穷人家的灵童，置于陶罐，制成矮奴，然后献于权贵，何愁不官居州府？”

林镇南茅塞顿开，当下谢过邓杰，立即回去和八位夫人商量。几个夫人做梦都盼着林员外官居州府，八面威风，听了林员外的想法，个个同意林员外立即去购买灵童，制造矮奴。最后，林镇南打定主意，命十名家丁四处搜寻，找出一个最合适的。不造便罢，造就造出个极品。

可是，十名家丁早出晚归，四处搜寻，一连数日，均无所获。林镇南气急败坏，大骂家丁是吃猪食长大的笨蛋，再找不到灵童都去跳崖自杀好了。家丁们不敢回嘴，个个忍着，继续背着干粮四处搜寻。

按理，像林员外这样妻妾成群、每日山珍海味的庄主，已比州官生活得还奢华、逍遥，没必要再追求官位的虚荣。可人的欲念就是这样，永远



不满足。林员外终究是读过几册书的，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身居州官，光耀门楣，到那时，整个道州就是他林氏的天下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林员外寻童制奴的事，很快在四乡八里传开。人们纷纷谴责林员外丧尽天良，早晚得报应，有的害怕祸及自身，干脆卖光家产，拖儿带女，远走他乡。

但天下事就是这样，有求便有应。不久，家丁大头从邻近的唐家庄探得一重要情报，说有一唐姓人家，夫妻突然暴亡，撇下一双幼小儿女——男孩三岁，叫唐子文，聪明伶俐；女孩五岁，叫唐玉琴，乖巧可爱。由于唐家极度贫穷，无钱发丧，兄弟唐旺财对外哭称，愿把侄儿侄女卖身富贵人家，以求早日安葬兄嫂。

林镇南闻听，高兴得一下子从木榻上站起来，立刻带上两名家丁，前去唐家庄购买灵童。

刚一进唐家庄，迎面就跑过来一个歪脸男人。

“你可是林员外？”此人，正是唐子文的亲叔叔唐旺财。

林镇南抱拳施礼：“正是鄙人。”

两边作了介绍，唐旺财引林镇南家里去谈。路上，唐旺财一再问林镇南带了多少银两，林镇南觉得他一身贼气，默不作声。原来，唐旺财是个游手好闲、偷鸡摸狗、寻花问柳之徒，这次兄嫂之死，就是他搞的鬼——那天，他因调戏嫂子不成，又怕大哥知晓追究，便在兄嫂的饭里下毒。之所以没毒死侄儿侄女，他是想卖掉后换些银两，去万花楼嫖妓。可怜的唐氏姐弟，年岁尚小，哪知这些。

唐旺财的罪恶计划很顺利，很快，他便以十两银子的价格把侄女卖给了一个过路客商。此次卖侄儿，他向林镇南索要一百两银子。林镇南没有还价，叫家丁付了银子，抱上唐子文而去。从此，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孩，陷入了一个人为制造的悲惨世界……

林家庄园前厅里，几位夫人见林员外抱回了一个可爱的小孩，个个在一旁赞美这小孩长得灵秀。等大家都看完，管家林茂给小孩洗完澡，林员外亲自把小子文装进一个特制的陶罐，开始制造“矮奴”。

按照制造的方法，为了控制灵童生长，只给灵童露出脑袋。每日清晨，鸡叫头遍，负责制造矮奴的家丁就翻身起床，严格按照程序执行：一、先喂灵童菜汤、米饭；二、检查罐里是否有粪便，如果有，便立刻用温水冲掉；三、饭后给矮奴讲故事，哄他们别哭别闹别叫。其实，灵童被束缚在里面，哭闹过一阵儿，身心已麻木，没几个会哭闹的了。

小孩子自由玩耍惯了，一下子被束缚起来，立刻哭闹不停。其惨状，两边的丫环看了都暗自垂泪，悲其可怜。

在这阵阵凄惨的哭喊声中，引来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长得俊秀可爱，是个美人胚子。她不是别人，正是林家八小姐，也是林镇南最疼

爱的小女儿——林彩云。

林彩云见唐子文被装在一个陶罐里哭闹，就哭着求林镇南：“爹爹，你看这小孩多可怜，你干吗关着他呀？快把他放了，我要和他玩……”林彩云抱住林镇南的腿，哭闹，哀求。

林镇南也略微动容，但他没法跟女儿解释，说了她也不懂。事实上，他也不能跟女儿说他要用这个小孩制造个矮奴，换个官做。在教化孩子面前，他表面的虚伪还是要的。他转了转狡猾的眼珠，哄女儿说：“好彩云，彩云乖，爹爹不是要关他，是要给他治病，等把他的病治好了，你就可以和他玩了。”

“那你什么时候能把他的病治好？”林彩云天真地望着爹爹。

林镇南想了想：“很快，如果一切顺利，再过十个新年就可以了。”

林彩云又大哭：“为什么要那么长，我不等……我不等……我要爹爹现在就把他的病治好，我现在就要和小弟弟玩。”

林镇南脸一绷：“不许这么喊，爹爹告诉你，以后不许叫他小弟弟，要叫他‘矮奴’，记住了吗？”

“他没名字吗？”林彩云天真无邪，指着陶罐里的唐子文。

林镇南一怔，感觉女儿出语惊人，但为了不让女儿再深问，他只好安抚说：“他有名字，他叫唐子文，好听吧？将来和你一块读书。”

“好啊好啊，我要和小弟弟一块读书。”林彩云很高兴，拍着手说，“我有小弟弟喽，我有小弟弟喽……”

“不许这么喊！”林镇南骤然不悦，厉声道，“他不是小弟弟，是林家的矮奴！”他望着陶罐里的唐子文，心里泛起对未来官运的种种遐想，同时，他也由衷希望自己最疼爱的小女儿将来能嫁个王孙公子，让他倚着大树好乘凉。但欣喜之余，他又不禁暗自感叹，可恨天公无情，自己眼下四十有余，家大业大，妻妾成群，但多年来，也不知哪路风水不对，八位夫人居然给他生了八个丫头，被乡民们戏称为“八朵云”。有时，他真想大声质问天神，为什么不送他一个儿子！

一旁，林彩云叫丫环拿来了几块桃酥给陶罐里的唐子文吃，两个小孩一边吃一边开心地笑。由于唐子文只有一个小脑袋露在外面，林彩云便把桃酥掰碎了，一片一片喂给他吃。

不一会儿，根据林员外的吩咐，十二岁的丫环春香、秋兰把陶罐抬回她们房里，负责一日三餐的喂食和照料。林彩云追着：“子文，你快地好，等你病好了，我和你一起玩。”

“嗯。”唐子文在陶罐里转着脑袋，“你可一定要等我！”唐子文的泪水流满了小小的脸庞。这短短的一瞬，他喜欢上了这个小姑娘，他觉得这个小姑娘不像她爹那样一脸凶相。这或许是一个朦胧的爱的开始，虽然彼此都还不懂得这些。

丫环的房间很宽敞。傍晚，春香坐在床沿，开始喂唐子文稀饭，这样



的饭食主要是为了控制唐子文的生长，那大鱼大肉，唐子文只有看的份儿。另外，根据林员外的交代，春香每晚必须给唐子文喝一小碗酽茶。这一招，是林员外从一本医书上受了启发独创的，只要给矮奴每天喝一小碗酽茶，其身上所吸收的各种营养就会迅速排出。这样，矮奴就不会过快生长，而且思维活跃，聪明伶俐，是送高官的极品。

什么逻辑，大概是茶能刺激人的神经兴奋的缘故。可恨这林员外，不是想法利人，而是想法害人。他也不怕恶有恶报，早晚得报应。

唐子文从春香端着的碗里吮吸着稀饭，很开心，问林彩云：“你能天天来看我吗？”

林彩云说：“能，我一定天天来看你。我还要给你带好吃的呢。”

“小姐，你可不能给他带好吃的。”春香放下碗阻止说。

“为什么？”林彩云小脸上闪着疑惑，望着春香。

春香含着泪：“小姐，你还小，还不懂，老爷为什么要把子文放在罐里？他就是不想让子文长大。”

“你胡说！子文是在生病，我爹爹是在给他治病，我就是要给他带好吃的。”林彩云很生气，扭头不再理春香。

春香很无奈地解释说：“小姐，不是我胡说，是真的，老爷是真的不想让子文长大。他要把子文压缩成一个矮奴，也就是一个供人玩耍的小人，我听夫人们都悄悄这么说的。”

“什么是矮奴？我不信，你就是在胡说！”林彩云很生气，小嘴一撅，狠狠地在春香的手上咬了一口。林彩云毕竟是小姐，春香吓得缩在床沿，看着陶罐里的唐子文，不敢再说什么。

从此，林彩云每天都来看唐子文，而且每次来都给唐子文带些好吃的。渐渐的，由于身体对营养的需要，唐子文对林彩云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感。林彩云一天没来，他便浑身难受，催促春香快去找彩云。可这样时间一长，春香怕林员外察觉，无法替老爷监造出合格的矮奴，便把小姐经常来给唐子文送好吃的的事儿告诉了林镇南。林镇南听罢，非常愤怒，大骂春香无用，监造不利，坏了自己的大事！

春香跪在地上，哭着哀求：“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奴婢再也不敢了，奴婢再也不敢让小姐给矮奴好吃的了。”

林镇南愤怒难消，咆哮着唤来管家林茂，吩咐说：“为了让这个该死的奴婢牢牢记住我的教训，给我培养出合格的矮奴，你给我在她身上捅一百锥子！”林员外平日在街上温厚待人的容颜，此刻闪着极端恶劣的阴险。家里家外，判若两人。

管家林茂约三十岁左右，眉角有一颗让人看着就知其极度歹毒的硕大的黑痣。他领了命，立即毫不犹豫地春香身上捅了一百锥子，春香疼得嗷嗷大哭。身为奴婢，她哪敢喊出一个怨字。林氏庄园这个“地狱山

庄”，她已深有体会，这样的苦痛，她柔弱的身躯已不知承受过多少回。她从小命苦，父母因无钱交付林家地租，万般无奈，把八岁的她送到林家终身做奴婢抵债。所以，不管在林家遭受何种苦痛，她都只能默默承受。生来命不济，半点不由人。

锥子刺得很深，春香泪水直流，她趴在地上，整个后背血红一片。

林彩云的母亲董婉心实在看不下去，用丝绸手绢沾了沾眼角的泪，吩咐丫环秋兰赶快扶春香回房抹点药，别让伤口沾了冷气害了女子性命。众丫环都知道八夫人最善良，所以她一开口，几个丫环急忙跑过来，和秋兰一起把春香搀回房去。

此刻，陶罐里的唐子文看春香满身是血，吓得哇哇大哭。春香为他擦着泪：“小弟弟，姐姐没事，你别哭，啊，听话。要不老爷听到了，又要来惩罚我们了。”唐子文止住哭泣，很懂事地眨着眼：“姐姐，老爷打你了吗？”

春香泪水奔流，满腹的委屈不知向谁诉。她一把抱住陶罐，用手抚摸着唐子文的头：“小弟弟，我们穷人的孩子就不是人，是猪，是狗。”看得出，春香非常关爱子文。同是苦命人，自是心相近、情相惜，人就是这样，总是向自己相近的东西靠拢。

唐子文似懂非懂，但从自己不能四处活动的情形看，他已知道自己也深陷苦中。他流着泪，把小脸依赖地贴在春香的肩上。

春香摸着稚嫩的小脸：“你的命怎么也这么苦，父母暴亡，又被狠心的叔叔卖掉。”春香叹口气，接着说：“真不知你以后的命运如何，也许，你成了官宦家的矮奴，整天供人玩乐；也许，你被恶人抛弃，流落街头……”

唐子文也隐约意识到了自己即将走上的悲惨道路，他很懂事、很镇定地说：“姐姐，你别哭，往后你给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听话。”

春香心如刀割，泪水一滴滴打在陶罐上。

正在这时，林彩云和她的七个姐姐一路跑着笑着，穿过月亮门，过来看唐子文。为首的是林家“八朵云”中的大小姐林秀云，听丫环说家里有个矮奴，她很好奇，就率七个妹妹过来观看。

春香看大小姐跑了过来，急忙擦干泪，站在一边。等林秀云靠近，她躬身施礼：“大小姐好！”

林秀云傲气地嗯了声，径直走到陶罐前，左瞅瞅，右看看，对唐子文仔细打量。虽然只能看到唐子文的脸和头，但她对这个清秀的小男孩非常喜欢。她惊奇地说：“这小孩长得真俊，不，这矮奴长得真俊。”回过头，她问春香，“他还能长高吗？”

春香忍着背上的痛：“回小姐，他不能再长高。”

“那他永远就这么高？”林秀云摸着唐子文的头，比量着。

“是，小姐，他永远会这么高。”春香很心痛。

“太好了！那他就是个永远也长不高的小人了。好玩，好玩……”一



旁，二小姐林紫云拍手欢呼。这个林紫云，长了一脸的麻子，是八姐妹中最丑的一个。凡是面对美好的事物，她就会妒忌甚至仇恨；若看到不及她或不幸的，她就会兴高采烈。也许，人的变态，往往来自自身的某些原因。

林秀云摸着凉凉的陶罐：“我很好奇，他真的会永远这么高？我要每天看他一次，看他是不是长高。”她吩咐春香：“你给我记住，你和秋兰每天都要把矮奴抬到我房里放一会儿，不然，我打断你俩的腿！”

春香腿一颤：“老爷若是知道了怎么办？”

“你是猪啊！”林秀云指着春香骂，“你不会不让他知道，你不会悄悄地。”林秀云的小嘴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对待下人，她从来就是刀刀削人。大户人家的小姐就是这样，天生的优越造就了冷酷和霸道。

“是。”春香低声遵命，不敢再回嘴。

这时，趁大家没注意，林彩云把手中的一个蛋黄递到了唐子文的嘴边，唐子文咽着口水，没敢吃。他看向春香求援，春香压着泪水，一把把蛋黄打在地上：“老爷说了，不能给矮奴好吃的！”说出这话，春香的心犹如被一把钢刀剐了下。她知道，子文很懂事，是不想她再落个残酷虐待。

林彩云哇的一声哭了，扑在春香身上撕咬：“你为什么不让我给他好吃的！他是在生病，不是矮奴。”

春香向大小姐求援，林秀云虽然年纪不大，但她知道谁若违背了爹爹的意思，准没好果子吃。于是，她拉开妹妹，劝道：“妹妹别闹，我们要听爹爹的话，也许等我们长大了，就可以给他好吃的了。”

林彩云不再哭闹，脸上挂着泪痕，安慰子文：“小弟弟，我不能给你好吃的了，等你长大了我再给你。”

唐子文含泪望着林彩云，依依不舍。

一眨眼，时序进入了炎热的酷夏。由于唐子文每天都要被迫喝一小碗酽茶，时间一长，茶的副作用出来了——便秘。

消息传到林镇南那里，他一时犯了难，徘徊书房，愁眉苦脸。他暗想：没想到造一个聪明矮奴还真不容易。情急之下，他乱翻医书，也是巧合，他正好看到“凡便秘者，可用麻油灌之”一说。于是，他吩咐丫环春香速去给矮奴灌麻油。可怜的子文喝下一小碗麻油后，解了便秘，却由于麻油的油腻而开始厌食，一连几日，稀饭也不喝了。持续了一段时间，他本来就难以生长的身体更加弱小。

出现这种悲惨的效果，林镇南大喜。每天早上，他特意转到丫环房里抱着陶罐欣赏一番，想象着十几年一晃而过，他将矮奴献于权贵，州官得坐，风光八面，财源滚滚。

唐子文的厌食却让春香很伤心，由于与子文朝夕相处，她对子文产生了一种母亲疼爱孩子的感情。她想了好多办法，子文就是不吃。

这天，她和秋兰再次悄悄抬着陶罐到大小姐房间后，突然想到，何不

让八小姐劝劝子文，他俩差不多大，而且彼此都有好感。于是，她趁大小姐不注意，去喊来了八小姐林彩云。

林彩云一看唐子文一脸病相，没了往日的活泼，心疼地问：“小弟弟，我听春香说你不想吃东西，这可不好，不吃东西病是不会好的。”林彩云摸着她瘦瘦的脸，说：“听话，快些吃吧，等病好了我和你去医院玩。”

正在这时，林彩云的母亲董婉心走了进来。林彩云拽着母亲的衣服：“妈妈，子文不想吃饭，你喂他些奶吧，你的奶水这么多，就喂他些吧。”董婉心抱起女儿，一脸无奈地说：“孩子，别说傻话，他是矮奴，我不能给他喂奶，这要是被你爹爹知道，肯定没咱俩的好。你不知道，你爹爹就是要让这个小孩吸不到营养长成矮奴。”

林彩云哇哇大哭，隐约觉得爹爹是个残酷的人，她哭着说：“可爹爹说是给他治病。”董婉心轻轻拍着女儿的背：“好孩子，治病也好，制造矮奴也罢，咱娘俩都管不了，你就别闹了。”董婉心试图安抚住女儿，让她别再管唐子文吃喝的事，可林彩云不想像她娘那样善良而隐忍。于是，她从母亲怀里挣脱下来，拿起桌上的一块桃酥递到唐子文的嘴边：“小弟弟，你一定要吃，你要是不吃，你的病就不会好。你要听话哦，我还等着你病好了和你一块读书呢。”

林彩云天真善良，小手一直举着桃酥搁在唐子文的嘴边。说来也奇，听了林彩云的话，唐子文看了看春香，开始张嘴吃林彩云喂的桃酥。

这一幕，董婉心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自己不如女儿。其实，在这个山庄里，谁不惧怕老爷？他就是神，他就是天。他想惩罚谁，谁就没个好；他想折磨谁，谁就要受罪。

一旁的林秀云一脸邪念：“我真盼着这个矮奴快些从罐子里出来，不知他那时是个什么样儿。嘿嘿，我好想踢着他玩。”

董婉心震惊，给春香使个眼色，催促说：“你这丫头，真不会看事儿，还不赶快把矮奴抬回去，你想让老爷再赏你锥子吗？”春香知道八夫人是向着她，急忙答应一声，和秋兰把陶罐抬了回去，抱住陶罐泪如雨下。窗外，林彩云跟着跑了过来，她在外面敲着房门，不停地喊“子文”。春香没有开门，隔窗劝小姐回去，等她喂了子文稀饭再来。

就这样，没几日，在林彩云的劝慰下，唐子文又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只要林彩云一来，他就非常开心。是啊，他幼小的心灵，哪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悲惨的矮奴的命运。

林镇南看矮奴又开始进食，暗庆自己总算没赔掉一百两银子，照此发展，只要一步步“培养”下去，那未来的州官之位就如同探囊取物。

然而，世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当你正在打别人主意的时候，别人也正在打你的主意。就在林镇南暗自打着如意算盘时，有人悄悄盯上了他的矮奴。

此人名叫许厚仁，是城西的一个地主，仗着自己有千亩良田，几处铺